



心底那条桑干河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袁勇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一刻，丁玲笔下“一派河阔岸宽秋”的桑干河有了生气。几缕淡淡的涟漪，心底也会漫起暖意，40年前的那段难忘时光，又鲜活地出现在眼前。

1

我到桑干河畔时，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毛头小子。

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场“北战大秦”“南攻衡广”大会战的号角已悄然吹响。我奉命前往“中国重载第一路”大秦铁路工地驻点，专司对外宣传报道工作。那年仲春格外冷，冬装愣是没敢往下减。我只身从京城启程，坐了半天绿皮火车才到宣化站，又辗转几小时的汽车到了化稍营。一打听，前往报到的地方叫石匣里，在冀西北桑干河北岸，还有十几里路程呢。

赶巧有一辆生活车要经过那里，我便向司机说明来意，他用手势示意我快爬上大厢坐下。“嘎斯”车在桑干河峡谷的崎岖道路上颠簸前行。车身不停地摇摇晃晃，一阵紧似一阵的凛冽寒风，夹杂着车轮卷起的尘沙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双眼，脸颊也冻得通红，火辣辣的刺痛。

当我跳下卡车时，在此迎候的程姓老科长见我灰头土脸的狼狈样儿，拍了拍我的肩，凑近我耳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大记者，没想到吧，先让你感受一下‘下马威’，你扛得住不？”“放心吧，咱当过兵的人，吃得了苦哈。”我一边回敬他，一边径直地向河边走去。

河水以不疾不徐的步履，绕着石缝分流，遇上大块石头便撞出一圈圈浅涡，一直缓缓地流淌着。丁玲彼时看到“桑干河的水，是浑黄的”，而此时此处仍未褪色，还是浑黄的；放眼河畔，稍平整的地块上，都冒出一抹一抹的青绿，像丁玲所描写的那样“小渠在菜园外边流着，地里是行列整齐的一畦一畦深绿浅绿的菜……”

2

这就是我将要住上一年半载的落脚之处。

相传，唐代名僧玄奘就降生此地，被

置于石匣里，扔到了桑干河中。过去这片闭塞的天地，被崇山峻岭所截断，被桑干河所阻挡，一切显得那么遥远而艰难。当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感觉未来的美好可期。

从此，桑干河与我朝夕相伴，河面上的粼粼波光，映照着我早出晚归的青葱岁月。

这里，一年有大半年时间寒气不散，风干气燥。我经常踩着河滩艰难出行，去工地、去乡村采访，冰碴子掺着泥沙，脚下“嚓嚓”响个不停，脚上的鞋子和裤腿都湿透了，还乐此不疲。每当夜晚，整个山村沉浸一片寂静之中。我就独自坐在窗前，冥思苦想，把白天攒下来的一串串闪光“珍珠”，码成一篇篇触动心灵的文字，漫进蜿蜒而过的桑干河水，温柔地把大秦线装在湾里，拥入大海。

丁玲是被桑干河滋养的历史名人，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理解当时土改运动、农村变革的重要视角，让桑干河知名中外。

桑干河还孕育了泥河湾文化，加工颜料、镶嵌使用细小石器的考古遗存，距今约200万年，成为古人类发祥地之一与远古文化的“天然博物馆”。桑干河，更是声名鹊起。

谁曾想过？几乎一夜之间，数万名大秦建设者的到来，绵延千里的桑干河沸腾起来，又催生出许多动人的故事。

3

那时，和尚坪的工棚设在半山腰，几百名工人最犯愁的是吃水难。每天都要安排二十来人下山到桑干河挑水，来回一趟好几里路。

当地老乡瞧着心疼，没等人开口，就自发地找水源。天一擦黑，月晕轻笼着夜空。朦胧的柔光下，十几个壮劳力凑在一起，轮流着挥镐扬锹，连轴转了五个昼夜，总算在大雪下来前一天，10余米深的井眼里“咕嘟咕嘟”冒出水来。工人们喜出望外，那清水虽然有点土腥味，却

感觉比啥都甜。

一时传为佳话的，还有新婚让新房。长瞳村东头，刚结婚才一天的新郎右明得知，新上场的十几个工人在到处找房住。心想，他们大老远来建设国家重点工程，咱也得出把力呀。没想到，刚过门的新婚妻子，比他这个受党教育多年的退役军人还先进——“咱俩想到一块了！”于是，简单收拾一下东西，搬到了亲戚家，把三间新建成的红砖青瓦小院，全部都让了出来。

像这样掏心掏肺支援筑路大军的事儿，还有很多。我和同仁合作那篇被多家报刊转发的报告文学《让列车早日从我们这里通过》，就是最好的佐证，至今仍洋溢着朴实奉献与动人的力量。

低吟浅唱的桑干河（下游段称永定河），从晋北高原奔腾而来，越桑干河峡谷，穿巍巍燕山，与自西向东的大（同）秦（皇岛）线如影随形，直奔浪花滔滔的渤海之滨。那股经久不息的势头，恰似当年河畔工地未熄的灯火。那些埋藏在岁月的奋斗浪花、精彩瞬间，依然让我泪目，心潮翻涌。

风枪手宋克然在隧道施工时，一块巨石突然坠落，不幸砸在他的右腿上，顿时痛得眉头紧锁。工友们惊呼着去救他。“别管我，先救其他同志！”说着，他用颤抖的手吃力地拽过一根铁丝，咬紧牙一圈圈用力捆住血肉模糊的伤腿，以阻止鲜血继续喷涌。铁丝勒进皮肉，他都没有吭一声。

领导到医院探望，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他直截了当地摇摇头：“困难没有，要求就一个，请尽快给我装个假肢，我还要打风枪！”不久后，他被上级授予“钢铁风枪手”称号。

4

在桑干河畔，一对夫妻的两地书，同样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记得新郎叫徐云良，是大秦工地突击队长。他给爱人的书信情满纸笺，意味深长，“月兰，你老是埋怨我不回去，你

忘了？上次到我这来，火车上连个座位都没有，还不是咱们国家铁路少吗？放心吧，无论风雨，咱们结婚那天，我一定赶到！”信寄出后不几日，工地发生塌方。云良带着突击队员奋力抢险。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他在心里一遍一遍地祈祷能准时回老家，与心爱的人如期步入婚姻殿堂。可最终，还是失约了。

妻子的回信，满是理解与不舍，“亲爱的，你很忙，我理解。古往今来，只有‘暮昏晨告别，慷慨上战场’之举，哪有像你这样，让你妹妹替你成婚这荒唐的圆满。云良，这场没有新郎的婚礼，你千万别忘了啊？”

感慨之余，没承想，我也在桑干河畔有过浪漫的一幕。

也是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和未婚妻早就约好回北京办理结婚手续，偏巧有领导来视察，实在抽不开身。她便索性千里迢迢赶了过来，陪我在这儿领了证。没有酒席，没有鲜花，只有我们一对新人，身旁围着一群相熟的朋友、同事，在桑干河畔就着河风，把兜里的喜糖散发给大家，一并分享着这份简单的喜悦。爱人低着头，忽然指着河水，风趣地说：“你瞧这条河，看似普普通通的，可你写的那些稿子，哪一篇离得了它？今儿个倒好，还当了咱们的证婚人呢。”回眸间，望着彼此眼里的光，我俩相视而笑，愿往后的日子，真能像桑干河水一样，绵绵悠长。

往事并不如烟。在桑干河那段日子，苦是苦点，但心里总是暖暖的。一晃眼，我已年逾花甲，但照样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名川大河，可再怎么看，还是那条桑干河亲。它早就在我心里扎了根，跟老家黄葛树似的，里头记着我年轻时熬出的韧劲，记着那些向上向善的美丽故事，也记着一条希望之路铺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犀牛村的传说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赵呈荣

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有个犀牛村，小安溪河穿村而过。村子垭口上有一天然巨石，形若大牯牛，头朝东北、尾向西南，昂首望天。人们视此巨石为神牛，称为犀牛石，村子也因这巨石而得名。

传说，这犀牛石原本是天上牵牛星所饲养的神牛，因撮合了牛郎和织女的爱情而触犯“天条”，被玉皇大帝贬下凡尘，到人间受罪。在过去，犀牛石不远处还有一座土地祠，据说这座土地祠是供看守犀牛的土地神居住的。神牛见这里的老百姓勤劳善良，终年劳累，却收获不多，总是过着十分清苦的日子。它对民间疾苦非常同情，不辞辛劳地帮助老百姓耕地、拉磨，夜间还拉筒车车水灌田，希望年年都获得好收成。老百姓很感激神牛的热心帮助，十分爱惜它、敬奉它，还给它办“牛王会”祝寿。

土地神没为当地百姓办什么事，“香火”自然冷落，便对犀牛产生嫉妒，跑到玉帝面前告状：“神牛不安守本分，弄得那里的人们敬牛不敬天。”玉

帝信以为真，就锁云闭雾，使这里连年干旱。神牛见当地赤日炎炎，禾苗枯焦，很为民间疾苦着急，便趁黑夜赶到小安溪河上游去“滚水”，滚出了一座“犀牛滩”。滩口升高，水位提升不少，很方便老百姓灌溉农田；此外，神牛还继续帮助民间日夜车水抗旱，使高处也有好收成。

土地神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再去天上奏本说：“神牛违抗天意，不守规矩。”玉帝恼怒，一气之下把神牛打成一座石牛，禁锢人间，叫它永世不得乱动。

天上织女星得知消息后，便到月宫去求广寒仙子相救。广寒仙子也为神牛遭责感到不平，便把自己的月光宝镜借给了织女星，让她变成月姑搭救神牛。每当黑夜，月姑在空中用月光镜聚光照射神牛，使其逐渐得光恢复元气。不几天，石牛也慢慢开始扭头向月光转动。

当地老百姓见石牛昂首向月，灵气再现，就在毓青山南头最高峰之巅修了一座庙宇叫燃灯寺，寺内供奉燃灯古

佛，每夜点灯不息。同时在燃灯寺大门外和巴岳山东北端香炉峰顶的巨石上（后来人们叫做天灯石）各立了一根数丈高的灯杆，每晚分别在杆顶上用大铁碗点上一盏天灯，使犀牛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也能接受燃灯佛和天灯的光芒。

据说在万里无云的晴天之夜，相距两百里之外的重庆市中心罗汉寺也能远远地望见这两处天灯的光辉。该寺长老得知这一情况后，大发慈悲之心，在神牛不能动弹期间便派出一些罗汉前来帮忙，使老百姓渡过了一个个难关。

犀牛在被禁锢的日子里，当月明之夜回首望月时，能同时接受两盏天灯照射。尤其在漆黑的夜晚，抬头仰望天灯，时而北，时而南，前后得光，左右增辉。天灯的光芒给犀牛增添了无尽的信心和力量，如此循环往复，不停地转动，光照不断，使犀牛渐渐地活了起来。

犀牛被天灯长年累月照射，加之受到日精月华的影响，元气终于提前恢复。它白天照常静卧村口，夜晚依旧出来为百姓耕地、拉磨、车水，造福一方。

老百姓为了不忘“神牛”的辛劳，便把犀牛彩扎成型，在年节中到镇上高举玩舞，以示敬奉神牛的功德和庆贺丰收的喜悦。